

■许仙

文人的想象力

这件事我至今没搞明白，我就是想搞个明白。

这儿有十七八座山，松松垮垮地聚在一起，犹如貌合神离的一大家子。居中那座山最高，就是船顶山，海拔九百余米。顾名思义，船顶山形同船顶。错！那是因为山巅高举一条石船，从远处或其他山峰上眺望，石船遨游云海之上，仿佛天外来客。船顶山要我说，改叫“顶船山”或“山顶船”更为确切。倘若巨型石船是天成的，那倒也没什么，大自然鬼斧神工，天地之间没有它玩不转的东西。但问题是人为的。据清乾隆年间编撰的县志记载，明天顺四年，县丞王占山为颂扬先人的丰功伟业，下令百名石匠雕凿，历时年余，落成之日举行纪念仪式，盛况空前。这是我找到的有记载的最早县志，有关船顶山的由来，也就这么寥寥几句。至于先人到底有何“丰功伟业”，却不曾提及一字。

在这本老县志的文化版块，有关“船顶山”，还有两条传说。一条是说船顶山下的花坞村，有位信善的富翁，某夜梦遇仙人。仙人告诉他，当地即将发生大灾难，并授予急救之法。富翁惊醒，百思不得其解，却心有悸动。但他转而一想，咱家不差钱，不可信其无。明儿个天亮，他就差人找来当地所有木匠，也就三四人；

又招来不少帮工，催他们设计的设计，伐木的伐木，双管齐下。大家瞪出牛眼乌珠，盯住他不动，都以为富翁疯了！在这偏僻山村，群山环绕，连条小河都没有，造船做什么，放在家里当摆设吗？那也得有个摆处呀。富翁急得跳脚，时间紧迫，他立马把工钱翻了一番，众人乐坏了，有钱人就是任性，咱还是赚钱要紧。

附近村庄的人，听说了这桩奇事，纷纷赶来探个究竟，发现是真的。消息一传十，十传百，方圆五十里，谁不来花坞村目睹一二就算落伍了。曾几何时，富翁成了长舌婆，不厌其烦地告诉来人，八月初八日，他将大船拉上最高那座山的山顶。那时候山都无名，只能以高矮而论。这个消息就更奇葩了。谁都忍不住哈哈大笑，当笑话听的。他们嘴上不说，心里却想，富翁大概钱多闹得慌，都脑子进水了。半个月时限，大船如期完工。第二天初八日，蒙天亮就有赶来花坞村看热闹，大亮时早就人山人海；出发前，富翁撒钱如撒豆，但凡捡钱之人，必须上山帮忙。那个折腾呀，众人轮番上阵，天黑时分，终于将大船拉上山顶。所有人都累瘫了，个个倒地如僵尸。也就是这个时候，狂风骤雨倏然而至。天哪！这是老天塌了一角吗？整整一周大雨倾盆，等到雨过天晴，大家下得

山来，山下哪里还有村庄呀，只有汪洋一片。

另一条是说，山里突然瘟疫蔓延，眼看就传到花坞村了，有位富翁雇了全村人，搬运货物，扎居山顶，以打造大船为名，将村人留在山顶三个月，瘟疫过后，方才回村。

这两条传说如出一辙，只是换了个说法而已。在我看来，前条富翁既知灾难将至，何必大费周章造船，太过噱头，直接劝人上山便是；后条更站不住脚，在山上造什么不好，非得造没任何用的船？再说疫情期间，整个村庄要是被人洗劫一空，保了命也同样活不下去。防疫非必要上山，在村里同样可以，比如封村。另外，两条传说开篇都是“很久以前”，到底久到什么时候，无法考证。如果清楚确切年代，查阅史料便可知当年是否发生过灾难或瘟疫，来印证传说的真伪。像这样的传说，出现在后世，完全可以编个中国式的“诺亚方舟”，甚至外星人到访地球的故事。

最近20余年，我三上船顶山。第一次是船顶山旅游开发前期，应邀为游览线路上的十八处景点命名，以怪石形态和风景特色，取个引人注目的名字，再编上离奇的故事。我们在船顶山村也就是原先的花坞村呆了半个月。在这次活动中，我

结识了擅长编故事的老作家半文，他七老八十了，依旧十分健谈，满腹故事，事后被聘为旅游公司的顾问。景区有了故事，就有了文化底蕴，我自嘲作孽。第二次是县作协组织的采风活动，重上船顶山，好吃好喝，事后写篇软文见报，算是为该县的旅游事业助力。第三次是最近，旅游公司举办首届全国征文大赛，我是评委，同时也是征文汇编的《船顶山奇迹》和现有故事汇编的《船顶山传奇》两本书的主编。老作家半文已经作古，要不然，主编理应由他担当。在传奇一书中，就有七八个故事出了他的手笔。

在审稿过程中，我跑了不少地方，像县档案馆、县图书馆和县文化馆等等，寻找有关船顶山的历史资料。这两本书作为旅游公司乃至县里的文化铸魂项目，我想对船顶山的由来，在序言中有真实可信、有理有据的阐述，以正视听。但是，如上面所述，奇迹是人创造的，但这个“创造”就怕来自文人的想象力。日前，我看到一则消息，说印第安人曾经拖着36吨多的巨船在陆地上行走，并越过大山。这个事实令人震撼，也让我看到一线奇迹的光芒，在此恳请知情人士提供佐证。

■余毛毛

五月鸟鸣

五月里，几乎所有的鸟儿都在开口鸣叫，不是因为爱情而歌唱，就是因为宣示领地主权而发出威吓声，天空中充满着喧哗与骚动。如果你有一个合适的地方，比如说在我的家里——它面临伟大的长江，在长江下游离入海口630公里处，离江面的直线距离只有100来米；又在城乡结合地带，江滩上全是荒草和树林，有水，有虫子、有草籽……总之食物和环境都能满足不少鸟儿；我的房子又在高高的30层大楼的顶端，那么你就可以真切地感受到这一切。当然，你不可能长期住在我家，我家太小，你来做几个小时的客也听不到什么，所以这五月的鸟鸣，只有我来说。

首先是斑鸠，它是叫起来声势最为浩大的鸟儿。斑鸠的生命力最为顽强，它一年四季都能繁衍生命。但在五月里，它们最为躁动，早上5点来钟，躺在床上，就能听到它们滚滚如春雷的声音从远方向你奔来，那真是一支势不可挡的鸟鸣军队。再就是布谷鸟，它在每年4月28日至5月2日之间到江淮，这是我5年来记录它们初鸣得来的结论。它是叫声最为坚定的鸟儿，一天24小时，它几乎要叫20个小时，“布谷布谷——布谷布谷”，斩钉截铁的八声，毫不拖泥带水。多情的人类以为它是来催人劳动的，其实它是在召唤配偶和威吓对手，它有它生活的逻辑和理由。叫声最为凄凉的鸟儿是噪鹛，它的声音悠长、尖细、凄凉，总是让我想起祥林嫂，向人们诉说着她失去孩子的哀伤和不幸，听多了，我都不爱听了。叫声最为莫名其妙的喜鹊，它常到我家的露台来，“嘎嘎”叫几声就飞走，它的声音不拐弯不

起伏，你很难揣摩出它叫声的意义，感觉它就是为叫而叫，就是为了刷身为鸟类的存在感，或是故作深沉。叫声最为焦灼的是灰头麦鸡，它总是边飞边叫，有时一只，有时两只，有时好几只。它的叫声非常让人着急，不明白它们为何那么烦躁不安，让人也心急火燎的。叫声最为温柔的是燕子了，它们四月就来了，到五月的时候，它们成群结队飞舞在我家露台的天空。天气好的时候，我坐在露台上喝茶，聆听它们从天空撒下的温柔而细软的呢喃，心中充满着甜蜜。叫声最为安慰人的是白鹡鸰，它那么小，整个身长都没我的巴掌长，居然也能飞到我家高高的露台来。它的叫声听起来就像是“别急别急……”。每次听到它的叫声，我都在心里说：“好的，不急！”是啊，有什么可着急的呢？

以上这些鸟类都是能轻易辨别的，因为它们的声音都很单一。那些叫声繁复的鸟儿：八哥，乌鸫，鸲鹋，北红尾鸲，山雀，伯劳，棕鸟，白头翁，黑脸噪鹛，林莺……它们我都见过，都能叫出多变的聲音，每种都有几十支曲子，单是听声音你是不能确定它是什么鸟的，你必须到树林、到草滩、到村庄、到公园、到江边……总之要到户外，耐心守候并运气好，这样你才能看到它们，才能确定它们是哪位歌手。它们其实才是五月鸟鸣的主流和灵魂。它们从春天开始陆续鸣叫，最终在五月这个盛大的舞台上集体高歌，不做它们的听众和观众，才是最可惜。五月之后，它们开始沉寂，而我们开始怀念五月并期盼另一个五月。有五月，有鸟儿，生活才总会有期待，心灵才总会不寂寞。

■董改正

眠空

我问安民兄静坐的法门。他呲牙笑道：坐就是了。

坐下时，万千心思纷至沓来，万千声音响彻，有如万马奔腾，比睁眼时还要喧嚣，哪里称得上“静”？我问。

任它来，就像白石任凭水流过，就像山岗任凭月照亮，就像旷野任凭风刮过。水过之后，石头更圆润；月亮过后，山岗更静美；风刮过后，旷野更辽阔。不要试图阻止，你能阻止风吗？你砌了墙，风会一直赖在屋外，不断敲你的窗，扑你的门，怒你的心，不如索性睡在星光下的旷野，让它们自由来，自由去。安民答。

眼一闭上，有限立即成为无限，时空的禁锢被黑暗消解，人如鸡子，悬浮于无垠的宇宙时空中。许多事，过去的，现在的，未来的；许多情，有恩的，有隙的，已尽的，未完的；许多人，古代的，当代的，见过的，未见的；许多想法，可行的，玄空的，可笑的，肃穆的，都一一来到心里，仿佛大风里的萤火虫，闪闪烁烁，明明灭灭。都带着声音，那声音是极喧嚣的，因为它们在心里；那声音又是极寂静的，因为它们在心里。它们纷纷扬扬，它们喧喧嚷嚷，它们争先恐后，此刻我的心，仿佛成了宇宙中唯一的光源，而它们则是逐光的万千飞虫。心乱至极，烦躁至极，眼一睁开，万千幻象瞬间寂灭，心也似乎平复下来——然而，它们果真就寂灭了吗？没有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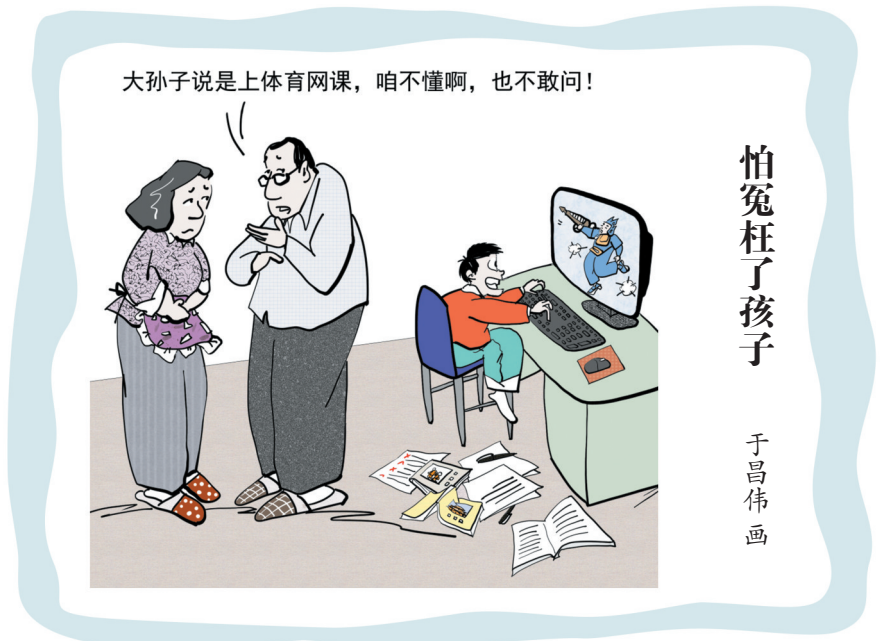
它们是虚幻的吗？当然是。它们无形无质，随心念起，随心念灭，不可触摸，不能直睹，不能显象，它们是真切切的“空”。它们仅仅是虚幻吗？当然不是。身体是意念的植株，纵使意念来

自外太空，来自虚无，来自无何有之乡，它们栖居其上，就必定带着这株植物的气息，带着这株植物对世界特有的感知。这些虚幻，都与它们栖居的身体有关，都提炼自身体的感知，身体的爱恨情仇，身体的愚痴慧省。它们都曾经有温度，有泪水，有欢愉，有感动，有活泼泼的喜怒哀乐。它们看似远去，其实都在虚空中，在“心”上，它们是真切切的“有”，真切切切的“色”。它们不会因为置之不理而消失，却会因为置之不理而错过。

静坐，或静卧，不排斥一切虚空里的喧嚣，不埋没那些珍贵的虚空。他来自他来，清风拂山冈。他往任他往，明月照大江。它们来了去了，似乎什么都不留下，而天空更纯洁，而大地更简肃，而溪流更水落石出。它们都是微凉的，温暖曾经的寒冷，降温现在的炎热，燃烧仇恨，点燃遗憾的信笺。它们是太上老君炉中的三昧真火，慢慢修炼我们的火，让空不再是空，让色不再是色，让一切过去的都过去，让一切过去的都在——只是趋向安宁，趋向春芽萌蘖时，那美好的生长之声；趋向秋叶慢落时，那静美的飘舞。

庆山如此解释她的作品《眠空》：“是某种生发、循环、分解、消释。这些文字对我而言，如同把一枚铁钉嵌入岩石，缓慢、坚定、持续、深入；也如同把一封书信投入大海，随手撒落，没有目的。它们是内心的一种知觉和清理。”深获我心。

在喧嚣中睡去，在睡去中以喧嚣为薪，燃空，生成，每一刻都有崭新的自己。



■任泽建

阳台上的麦子，快要成熟了。麦粒一天天饱满，剥开，还是早年的样子：乳白，尝尝还有淡淡的清香。这算什么？把麦子种下来，把一种乡情乡思留下吗？“偶尔梦中成故事。”梦不可靠，但眼前的景才是实实在在的。

此刻，北方大片的麦子刚刚出穗。望不到边的麦田在等待春雨浇灌，等待阳光洒布，等待乡亲洋中的问候。

断断续续，我在阳台种麦子，已经有十多年。这当然得益于我有一个大大的阳台。以前的住宅，顶楼是阳台，

■吕云祥

光照好、通风，而且不会受什么打扰。邻居家种了各种瓜果，也有丰硕的收获。我种得多而杂，比如：麦子、韭菜、南瓜、向日葵、山药、萝卜、何首乌等。在这里，我感受到的是栽种的充实，并一点点体会所有的付出和所有的回报。

栽种让我充实，让我静下心来，更让我不敢忘记自己从哪里来。乡思如碧草，一夜雨中生。每当看着自己打理的各色花草，碧绿葱郁，繁花似锦，心里无端的欣喜。感觉离故乡离亲人又近了些。

几年前，再次乔迁，拥有了一个更

乡思如碧草

大更方正的阳台。花花草草自不必说，但种些粮食蔬菜还是我最感兴趣的。

去冬的豌豆，不经意间也开花，花如蝶，色翠美，嫩嫩的豆被鸟儿争食。茶树又是另一番景象，早春萌芽，煞是可爱，叶片绿得淡黄，娇小怯怯。摘一片含在嘴里，品着山野之味，虽然没有东坡先生“休对故人思故国，且将新火试新茶”的意境，但生出“夜后邀陪明月，晨前独对朝霞”的趣味。

这个春季，又开始大规模栽种，西红柿、茄子、白瓜、南瓜、番薯等，我还网

购了来自山东的黄瓜苗，来自广西的香蕉苗，仔细种下，期待不久就可以赏花品果。江南多雨，对于植物亦喜亦忧。好在阳台上最富裕的是阳光、微风，还有不知名的鸟儿，从早到晚，上下雀跃。

我爱它们，从不担心收成。如同梭罗喜欢他种下的豆子，露水和雨是他的助手。栽种并不是为了果腹，也不是为了生存实验，更没有上升到哲学体验的意思，但点点滴滴都化为对过去生活的依恋。过去未必美好，只是人的一种通病吧。

农妇们的状纸，宋朝的包青天自然是无法接收了；有关部门的公仆不知有否接收，至今有否审理，不得而知。我踏着碎步，徘徊在庭院深深的开封府时光里，时而低头沉思，时而仰天遐想，时而浮想联翩，时而触绪成章。千言万语化一愿，神州处处有青天！

这与当今要求党员干部“德才兼备”“清正廉洁”“立党为公”“执政为民”“服务群众”，何其相似。然而，几年前的某日，这里竟曾发生过“五农妇开封府递状‘包公’申冤”的真实一幕，令人产生“今夕是何年”的感觉。

农妇们的状纸，宋朝的包青天自然是无法接收了；有关部门的公仆不知有否接收，至今有否审理，不得而知。我踏着碎步，徘徊在庭院深深的开封府时光里，时而低头沉思，时而仰天遐想，时而浮想联翩，时而触绪成章。千言万语化一愿，神州处处有青天！

农妇们的状纸，宋朝的包青天自然是无法接收了；有关部门的公仆不知有否接收，至今有否审理，不得而知。我踏着碎步，徘徊在庭院深深的开封府时光里，时而低头沉思，时而仰天遐想，时而浮想联翩，时而触绪成章。千言万语化一愿，神州处处有青天！

